



吴林 著

一曲历史的长歌……
描绘着父辈们的故事。
……不管昨天有多远，
我们在马蹄声声中听到了你的呼唤……

金 花 铁 掌

吴林著

金花铁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花铁掌/吴林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21-3500-4

I. 金…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1732 号

责任编辑: 秦 静

封面设计: 钱 祯

金花铁掌

吴 林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62,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00-4/I · 2662 定价: 22.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引子

一曲历史的长歌……

描绘着父辈们的故事。

……不管昨天有多远，

我们在马蹄声声中听到了你的呼唤。

目 录

第一章	金花铁掌·····	1
第二章	举家南下·····	22
第三章	苏北从戎·····	42
第四章	湖上结友·····	68
第五章	月夜奇缘·····	89
第六章	巧取炮楼·····	100
第七章	血战失友·····	123
第八章	决斗黑岩·····	142
第九章	倭营长夜·····	158
第十章	赤胆湖荡·····	171
第十一章	正道夕阳·····	192

第一章 金花铁掌

1859年 炎夏，京城，日头已一竿子高。

筒子河倒映着宫墙绿柳，碧波悠悠，河边提笼架鸟的爷儿们，缓慢地踱着四方步，低声互问“吃了吗”。

前门外大街小巷，照例行走着剃头挑子、馄饨担子、推车卖水的、拉洋车的、脚行搬运的……偶尔传来一声短促的吆喝，打破空气中的炙热与沉闷。

热闹的西四大街，大洋杂货店招牌下，店小二在门口凉棚下急躁地坐着，略带不安地东张西望。饭庄酒楼内飘出了浓浓的酒香，一二知友正在那里交杯换盏，窃窃私语，街巷的阴凉转角处，白发老人坐在矮凳上，神色茫然地注视着身旁的车来车往……颤动的嘴角好像在无声地抖落着一生的喜乐和悲凉。

似有微风乍起，骡马市大街口老槐树茂密的枝叶只簌簌晃动了一会，很快就恢复平静。

“风吹一炉火，锤打万点金。”街口的赵家马掌铺内，几个工匠正有节奏地敲打着重锤，丁丁当当之声此起彼伏。炉火旺盛，



八爷打铁

火星四溅，店主赵八爷一张黝黑方脸，约三十多岁。他浓眉大眼，口阔鼻圆，精赤的上身肌肉纠结，黝黑的皮肤油光发亮，此时正专注地凝视着铁钳夹着的马掌，双眉紧锁，豆大的汗珠顺着额头滚滚而下，滴到烧得通红的马掌上，发出“吱、吱”的声响。

小伙计东哥利落地赶紧递过榔头，又转身将几乎成黑色的毛巾浸湿拧干了，凑上前去为八爷擦了一把热汗。

此时，赵家大院门口忽然一阵扰攘，相熟的内务府当值太监吴公公尖细的嗓音已远远传来：“赵当家的，这次的马儿可不同以往哟……”

听到来声，八爷一把扯下胸前的皮围裙，顺手摘下挂在柱子上的青色粗麻对襟小褂，套上了，稳着步子走向自家前院。

吴公公已笃悠悠地站在了院中的老核桃树下，捋着两条稀疏的眉毛，似笑非笑地瞧着八爷：“赵当家的，又有生意上门啦。”

八爷见内务府的小太监正牵着数匹高头大马鱼贯而入，不由精神一振，微一颌首，抱拳笑道：“托公公洪福。”立马眯起了眼，凑近了细看，见那几匹骏马，匹匹健硕慁悍，威风凛凛，每一匹均是万里挑一的精灵之物，即便那匹最不起眼的黑色瘦马，敲其颈骨，犹带铜声，绝非俗物。

他边瞧边摸，看了半日，犹自恋恋不舍，一只手不住捋着那黑色瘦马的鬃毛，忽而啧啧点头，忽而摇头叹息。

吴公公见他痴迷形状，笑道：“晓得赵当家你是识货之人，这批宝马，可是西边进贡给皇上的。”

八爷这才如梦初醒般的嘿嘿笑了两声，一招手唤过小伙计，嘱咐道：“东哥，将这批马儿安置于后院马棚内，给喂上好的草料，再多撒上点关外捎来的黄豆……”

语未毕，便听门口一阵惊天嘶叫，声贯长虹，力透耳膜，嗡嗡作响，紧接着一阵利落的马蹄声“哒哒”响起，落地轻而快，直朝街东飞奔去。两名小太监跌跌撞撞扑进来，哆嗦道：“启禀公公，大金花、大金花跑了……”

八爷眼疾手快，一瞄吴公公铁青的脸色，知是门外尚有马匹未及牵入，当下一个箭步冲上前，抢过东哥手中缰绳，一纵身跃上那匹黑色瘦马，急道：“公公，我自巷口去拦截。”话音未落，人已夺门而去。

骡马市大街这一带，本是赵家地盘，八爷出得门去，沿着街边一路疾驰，一眨眼工夫，已立定于骡马市大街口。正喘气间，眼见路口大槐树底下迅速奔来一匹骏马，风驰电掣，蹄下无半点尘土，扑喇喇冲乱树阴下一盘残局，霎时，车、马、炮、将、士、相撒满一地，板凳、茶碗统统掀翻，三五观者惊呼着散开，场面一团混乱。那马儿生得头宽颈高，四肢修长，皮薄毛细，通体淡金色皮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耀眼生花，真个恍若天兵天将的神马错落，降了人间。

八爷张大了嘴，已是惊为木状了，“这、这果真是帝王的坐骑……”脑中方闪过此念，那神马已奔至眼前，他急忙“吁”一声勒住了黑色瘦马。说时迟那时快，他背后平地里飞出一人，那人

虎背熊腰，一张赤红脸，左耳挂一只硕大的银质耳环，两道目光如炬，一身淡青刺金缕薄布长袍，一条靛蓝色缎带紧束腰身，腰挂一把蒙古牛角大刀，足蹬一双古铜色锦云靴，身手矫健便如猛虎下山，但听得那人击掌猛喝一声：“好马！”虎躯一纵，已飞跃上那神马，却不料那神马极通灵性，冷不防侧身一避，那人仓皇间只抓住几把马鬃，但顺势抱住了马头，挣扎两下，“呔”一声大吼，右腿一跨，猛一使力，这才跃身上了马。

八爷暗叫一声“好险”，若非此人武艺超群，胆量过人，此刻怕早已被践踏在神马巨蹄之下。饶是如此，那人也已狼狈不堪，一张红脸憋得更红，东摇西晃，虽死死抓着缰绳，但几乎就要被颠下马来。

八爷缓过神来，忙将右手大拇指和食指放入口中，一声尖锐而悠长的口哨似笛声响起，高昂又尖锐，那正嘶叫扑腾的神马两耳耳根霎时竖起，微微摇动，似是在辨那哨声，八爷复又吹一声，却是低回而沉闷似箫声。如此连续三个回合，说也奇怪，那神马听了，步伐渐停，掉转头，得、得，跑回八爷这旁来。

八爷翻身下了黑色瘦马，疾步上前细细打量那神马，虽经过一阵疾驰，那神马儿却是不喘不乱，体态优雅，精神饱满，观其眼眸，却是乌黑晶亮，炯炯有神，竟是傲然透出王者神采。八爷轻轻抚摸其颈间毛发，只觉油光丝滑，手感赛过苏州李启泰绸庄上好的丝绸。八爷一阵激动，暗道此番内务府送来的贡马，确是非同小可。也来不及细忖，立即翻身骑上了此马，来人骑

上了黑色瘦马，两人匆匆往赵家马掌铺驰去。

原来，来者正是八爷的好友巴图和坦将军，数日前，他托了八爷为爱骑乌云盖月新备上两副马掌，说好今儿中午来取，不巧就撞上了这鸡飞狗跳的一幕。这巴图和坦本是蒙古科尔沁旗铁帽子王僧格林沁手下一员副将，好武，骁勇善战，喜酒，千杯不醉，几年前因为军马钉马掌事宜与八爷结识，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后来便常借着换马掌之故来赵家，找八爷比马术、赛飞镖。

当下，那巴图和坦悻悻道：“想小弟我自幼在蒙古草原长大，什么样的烈马不曾驾驭过？不想这神马高大神武，桀骜不驯，与蒙古马浑圆敦实相比另是一类英武。”他方才远远见那迎面奔来之马生得不凡，起了征服之心，强行上马之后才生出一丝懊悔，未料得这马如此狂野。

两人都是爱马之人，一路连连感怀称奇，说着话，未至门口，已有太监眼尖，欢呼一声，拥了吴公公出来。

吴公公抚胸长叹，颤巍巍擦擦额头汗珠，面向苍天，兀自喃喃道：“皇上保佑，皇上保佑，这汗血宝马要出了什么岔子，奴才这条狗命就完了……”

八爷与巴图和坦均是一愣，面面相觑道：“……汗血宝马？”

吴公公顿足，清清嗓子，唤过二人，附耳低语：“刚才这逃跑的马儿，名叫大金花，它可是一匹纯种汗血宝马，举世罕见。若不是金贵，内务府院子里就直接伺候了，何需劳驾赵当家的？宫里头那几个工匠真没你八爷这个本事，好马用好工啊，这不摊到

你八爷头上了吗？真有造化。”

八爷一凛，一双干燥的大手微微颤抖起来。赵家这祖辈打了几百年马掌，又世代习武，赵家男儿个个自马上马下摸爬滚打长大，却从未见过汗血宝马。历来只在各种传说中，听闻这种神马日夜飞奔于西域山脉和沙漠绿洲之间，来无影、去无踪，日行千里，性烈难驯，当世又有几人真正见过？

“赵当家的，你有所不知，此马耐力奇佳，后劲十足，其余宝马最多日行三百，它当真可日行千里。”吴公公又转向巴图和坦，因其相助追回大金花，言语间也多了几分热络，“方才多亏将军帮忙，否则若是伤了这西域进贡的汗血宝马，惹得皇上不高兴，奴才哪里还有活命之理……”

巴图和坦抱拳回礼道：“公公不必客气，在下理应尽力。今儿赶上了也是缘分。”

“赵当家的，上头交代了，这八匹宝马可都是贡品，得小心伺候着。尤其这匹大金花，好好给上了马掌子，务必打妥帖了，钉舒服了。”临出门，吴公公又转头叮嘱道：“方才你也瞧见了，这大金花性野，赵当家的，你驭马有方，就请你多多费神，这万一要出了什么差池，你我可谁也担待不起。”

八爷唯唯诺诺应声，恭送吴公公远去，便招呼巴图和坦，去看望那大金花。

说起这赵家马掌铺，乃是京城响当当一块老字号，三百年来，代代人打得一手好马掌，打出了这块过硬的金字招牌。方圆

百里之内，赵家连开三家分号；京城这家主号则不光有偌大的马料场子和干净敞亮的马圈，仅供远客休息的客栈也有四五十间房子。在这天子脚下，这赵家马掌铺若是自称第二，恐怕无人敢妄称第一。

若要论个究竟，关键在于赵家打马掌的技术，这每个环节都极为细致考究，选铁料讲究先不说，火候、分寸也拿捏得恰到好处，打出的马掌精致、结实、耐磨、弹性好、韧劲足，别人家打的马掌最多用二十日，他家的马掌可用上三十日。

别人家瞧着眼热，想模仿，却总模仿不到这关键处。这马的前蹄落地怕软，后蹄着地怕硬，顺着这特性，这前后马掌打法便不一样，这马掌打得好，关键还在这淬火的技术上。温度的高低，时间的长短，这里都有“只能意会，无法言传”之妙。

不光打马掌有讲究，钉马掌也是一门功夫，八爷钉马掌的本事比祖上还要厉害，光是削马蹄的马掌刀，钢火就比别家好，钢口硬，锋利，耐用，不易卷刃，削完马蹄子，又用自家特制的钉子，一个钉子一个钉子敲得扎扎实实，不到下次换马掌，绝不脱落。就连这钉子的密度都要比别家讲究些，每只马掌，都要钉上不多不少——八枚。

说起来真叫绝，这别人家打的马掌，马儿按上了掌子总要烦躁两天。赵家钉了掌子的马，掌子上好后，用不了一袋烟的功夫就能行走如飞，要不怎能叫——“京城一绝”。知赵家底细的人，更多是夸赞赵家的为人，不光马掌技术好，武功高超，那厚道，善

结友，大气，都是一般人不能相比的。

自打接了宫中这碴活儿，八爷便没日没夜和这批进贡的宝马呆在一块儿，除了跟它们混个脸熟、摸透其脾气之外，量尺寸、选料、锻打、精磨……样样小心，真是一点都没敢图省事。没多久，这八匹马的马掌就全部打制齐全了。

那日一大早，东哥带着几个伙计，将三十二副马掌备齐了，又搬出马掌刀、钳子、锤子、炉火、烙铁，他端出一盆清水，拿出厚实的皮围裙给八爷系上，这才跑去屋里抬出明晃晃的青龙偃月刀，调皮地在太阳下晃来晃去。这刀也是赵家祖传之物，传说是钉掌人的镇马之宝，都说这马一见寒光闪闪的东西就害怕，关键时刻以刀镇之，可壮人胆、降马心。

这次的活计事关重大，八爷自然要亲自上阵。几个小伙计也显得格外勤快……他们先将那匹黑色瘦马牵到核桃树旁，那里立着四根一人多高的圆木柱子架，须用几圈粗麻绳，将四条马腿拴在柱子上。伙计们牵的牵，拴的拴，绑的绑，待将那马儿固定住了，八爷才不紧不慢地提起黑马的一只前蹄，放在约至马腿一半高的凳子上，身子靠着柱子半蹲下去，取过一只烧红的烙铁，将马蹄略微烫软些。然后，便取过马掌刀，将马蹄上的老茧修平些。

马蹄的老茧都极厚，即便烫过，八爷还是要把马掌刀的刀片仔细搁在蹄子一头，另一端则要用肩膀压着木柄往下按，稍微用力才能削平马蹄。

削罢，东哥按编号递来一块新的马掌铁，八爷比画一阵后，重又将马掌铁扔进炉火里去煅烧，烧红即用火钳夹起，丁丁当当略一敲打整型，将这精做的马掌铁就着高温按在马掌上，让两者贴合在一起更好地结合成形。

完毕，又将马掌铁扔进水中冷却，捞起来便将马掌铁贴合在马蹄上，这才第三次撩起马蹄，嘴里含着铁钉，举起木把钉锤，一下一下钉起来。待八枚钉子全部钉完，便将马蹄放到地上，让那黑马试试是否舒适“合脚”，落地平整，踩踏自如，一只马蹄才算是钉妥当了。

如此，费了好一番周折，三个时辰后，前七匹马的马掌总算全部钉完。

八爷刚擦了把汗，见东哥高兴地牵了大金花出来，便眯起眼望了它一眼，心道：此马性烈，可千万别出什么岔子。

孰料才将其牵至架子下，那大金花聪明绝顶，知是要绑住它的四只蹄子，顿时嘶叫挣扎起来，未及八爷动手，已奋力挣脱。几个伙计牵的牵，扑的扑，拦的拦，却哪里抵得过此马神力？一时又是人仰马翻。一旁的东哥急急忙忙刚举起青龙偃月刀，就被大金花冲得一个倒趔趄，仰翻在地。八爷早有防备，二话不说，弯腰夺过东哥手中沉甸甸的青龙偃月刀，往马眼前斜着一拦，就着阳光，一道刺眼的寒光闪过，谁想那大金花竟是毫不畏惧，直奔院门而去。

八爷心头一惊：打了半辈子马掌，这不怕刀光的马匹还真

没见过！连忙收手，一时却哪里收得住，只听“嘶”的一声，大金花猛冲过去，大半截马尾恰好甩向那锋利的刀锋，竟齐刷刷应声而断。

那东哥趴在地上，吃了一鼻子灰，一抬头，失声惊叫道：“马尾巴毛，好多马尾巴毛……”

八爷脑袋“嗡”的一声，那青龙偃月刀重重落在地上。

是夜，残灯闪耀。八爷一家愁不能寐，眼看着灯油将燃尽，也无人去添。

赵老太太急得团团转，颤声道：“伤到汗血宝马，这可如何是好？我儿啊，这可是杀头的死罪。”

吴公公的声音浮现在众人耳畔：“……这万一要出了什么差池，你我可谁也担待不起……”

八爷的浓眉，拧成了一个结，他知马尾不可再生，如何还有主意？

这时，身怀六甲的赵夫人起身踱步。她身材本就臃肿，此刻步履更显迟滞。踱了半晌，赵夫人缓缓道：“老爷，我曾听那吴公公说，那敬事房大总管徐公公素有雅玩喜好，又听婆婆说，祖上曾留下一只古瓷瓶，只怕因财招祸，故埋在咱老宅后花园芍药花丛下。想这宋朝官窑产的白瓷大花瓶，当世再无第二只，价值足以值得让那吴公公冒险通融……此事或可有回旋余地？”

八爷诧异道：“夫人，那宝瓶乃是家传宝物，代代相传，至我已是几十代，祖宗的东西，如何可轻易动得？”

赵夫人轻叹一声，道：“老爷，自身若是不保，空留宝物何用？所谓传家宝，富贵时锦上添花，劫难时消灾避祸，这宝瓶能于此性命攸关之际派此大用，赵家列祖列宗若是泉下有知，又岂会怪罪？”

赵老太太犹豫半晌，终于也道：“甚是，宝瓶虽好，终是身外物，还是救命要紧。”

八爷一捶桌子，咬牙道：“罢了，罢了。”

一家人商议毕，连夜去城南赵家老宅将宝物挖了出来。五更一过，鸡鸣三遍，八爷领头沐浴焚香，阖家拜过祖宗的宝瓶，再拣了块绣工精良的绸缎包了，置于锦盒内，赶早寻吴公公去了。

当天晚上，乔装一番的吴公公，独自一人跨进赵家院门，眼望身后无人，院门一关，急匆匆道：“今儿中午，徐总管启禀上去，说大金花长途奔波劳累，初到京城，又水土不服，已染病不起，皇上午睡刚醒，一听，立马从榻上支起身子来，频频摇头，连叹三声道：‘无缘、无缘、无缘’。”

吴公公皱眉，怨道：“我说赵当家的啊，我千叮咛万嘱咐，你还是给我捅出这么大的漏子，你叫我怎生说你是好？如今徐总管肯替你隐瞒，这是你赵家祖上积德，赶紧找个隐蔽的地儿，把大金花安顿起来，若再惹出什么乱子，你自个倒霉不说，牵连了徐总管，这事可就没法子收场咯。”

八爷连连作揖，忙不迭道：“是是是，有劳公公，有劳公公。”完了，又随手塞上了一张银票。